龍谿王先生全集

子

龍谿王先生集舊序

山陰龍谿先生陽明王公之高弟也自陽明公特闡致良知以爲學者宗一時人心初聞有所感發囧從而及門者百數十人然惟先生相從最久一悟而徹且信故陽明先生之没所寄以續斯道者惟先生是賴余與先生同鄉而生也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龍谿王先生集舊序

山陰龍谿先生陽明王公之高弟也自陽明公特闡致良知以爲學者宗一時人心初聞有所感發因從而及門者百數十人然惟先生相從最久一悟而徹且信故陽明先生之沒所寄以續斯道者惟先生是賴余與先生同鄉而生也

晚先生忘年與之交間嘗謂沐曰余平生不能爲文然一生心精皆在會語相從縉紳士大夫以及受業之英相與往復問答者而吾師之微旨在焉我死子其爲我序而傳之余悚然不敢忘先生没而子應斌應吉集其書成凡二十卷先生門人郡守拙齋蕭公刻梓以傳而

應吉走數百里問序於山中余不敢辭余惟道學之傳始自虞廷危微精一執中迨至宋末而學者雜於功利詞章訓詁口耳不能自得於心而反求於外其來非一日矣陽明先生乃獨號於衆曰致良知提掇人心之靈樞令學者知反之本心而自得希賢希聖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可謂發千古之秘藏合三教之
玄軌有功於孔門者也然當初倡之時
天下疑以爲禪其時與其門人雖有所
發明而要不能盡詳也先生以獨悟微
旨一時學者推以爲顏曾而先生亦自
幸其得徹也故不辭周流以求同志於
四方其意蓋欲盡闡陽明未盡之微於

不墜間闢翕聚無暇別擇不憚單遊遠
涉若求售然故當時有疑其過且以爲
謗者先生不爲易也余嘗以此扣之先
生先生曰吾儒極闢禪然禪家亦有不
可及者故昔智者大師有四弘誓曰未
悟者令悟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
涅槃者令涅槃今吾既得先師印證矣

而忍於獨善不以求同志哉且使吾峻
其藩垣高自標置非惟可免於疑謗且
可有聞也而坐使先師苦心之緒不傳
非吾志也亦吾儒之不及禪者也故終
先生之身無一日不講學不會友反復
諄切感乎鼓舞期於必信而後巳而凡
嫌似之迹或冒而居之不辭故語其會

之所則有水西洪都白鹿懷玉南都滁陽宛陵幾遍江南之地而會之人皆當時同志幾盡一世之英其所發明於禪與儒也則剖晰幾微茫入毫釐使知必不相涉其語用功也則謂當戒慎於睹聞未具之時何思何慮本體與工夫原不相離其語體驗也則謂必以敵體眞

知平鋪感應於日用事物之間是謂天則而以閉關枯坐者爲等待自利簡易直截故一時在坐之士與及門有志者或恨聞之晩而服諸膺而凡宋儒一切粧綴影響攙和先生不屑也學者苟因先生之言而於陽明之學信之眞篤則雖二儀之幬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

之推行代序古今之平治百嘉萬品之
倫並育無害者皆此知此學之流行先
生之功顧不偉歟迨至江陵當國懼天
下之議已毀書院禁講學而先生之志
始孤拂鬱不自得以没矣後之覽先生
之集者其以余言求之庶幾有得乎
萬曆戊子春三月臨海王宗沐書

龍谿先生集舊序

文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神明乎吾心其溢而爲精光自不可掩謂之文文與道非有二也昔者夫子嘗以文自任矣曰文不在茲乎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而夫子固未嘗爲文也本其神明者而時出之以答問以垂訓即片言隻辭

有萬世不可易者焉斯文之至也世世之爲文者雕心鏤肝掇藻攟華鍛鍊於體裁餖飣於詞句以爲文在是譬之剪綵刻楮非不燁燁可觀而生意索然終痒巳爾盖文與道岐而文始裂矣龍谿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與人論議或有所著述援筆直書罔事思索繁而不

加裁複而不爲厭非世文章家軌則要其發揮性眞闡明心要剔精抉髓透入玄微其一段精光有必不可得而泯滅者幹鶴謂先生之文非文人之文而夫子所云傳遠之文也先生爲王文成入室弟子文成晚年宗旨先生獨契之爲海內所共仰其與人爲善之心孜孜若

渇斃而後已其立論雖本於良知而多所精詣發文成所未發其爲學從先天立基直心以動不作掩覆不事包藏自信自成於世間一切毀譽是非毫無所入其念蓋聖門眞傳的派而世之人或以形迹疑之夫自聖遠緒微溺於典要窒厥性靈襲假疑眞所從來久矣先生

是集所謂俟後聖而不惑者與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先生每諄諄亟發之言者益褻聽者益玩非所以立教是又不然當夫子時性與天道非人不得聞也聞而得之者鮮耳令去夫子之時又遠矣學者馳求於外不知有心性之旨亦久矣藉令傾底以告

詔之猶然不悟而忍有所靳以不宣哉
彼其恐師門之秘終於湮沒皇皇焉若
號人而求售至遭疑謗而不攺斯良工
苦心也頃余過赤城晤敬所王先生王
先生曰龍溪公非獨其透悟處不可得
而泯滅也其一腔愛人熱心腸亦必不
可得而泯滅知言哉是足以語先生矣

先生集凡二十卷爲會語者八爲書者
四爲序者二爲記者一爲雜著者二爲
詩者一爲祭文者一爲誌狀表傳者一
其子應吉氏彙輯之合而曰龍溪先生
全集而余爲訂次刻之爰書以引其端
云

萬曆丁亥冬十月門人宛陵蕭良榦書

重刻龍谿先生集紀事

南都之有
文成祠也萬曆甲寅二月
符卿周先生實身任之又兩月
大京兆黃先生至協力鳩庀祠迺落成
五月載主入而俎豆之其及門諸弟
配於堂私淑諸賢配於廡而浙之官

於斯者又建會館祠左令夾輔之遞
司其守勿敢替也於是祠之制大備
矣八月
大司空丁先生至瞻拜祠下稱甚盛舉
欲刻文成集於祠會京兆府先已鏤
板遒曰吾師
龍谿王先生文成之顏子也天泉證悟

之後已授之衣鉢矣文成祠安可無
王先生集因召霖前而命之曰吾檄金
若干佐剞劂校讐之役若司之霖敬
拜受而董其事披對再三期不辱命
始於乙卯二月畢於是年五月既成
請序於
丁先生先生曰若翁私淑文成與吾師

相證甚親也今具在堂廡且也置祠刻集若與知其詳第爲我紀歲月焉使後之人知此集之刻於此祠有所自則可耳霖辭不敢固命之乃代識其緣起如此嘗校集中語有云顏子没而聖學亡今所傳皆端賜之學也先宫諭之吊

王先生也亦云先生未死文成猶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復生也似與先生有默契者然則師門顏子非入室如丁先生者勿能道也斯一語足以定先生之文矣嗚呼登斯堂而講文成之學者其顏子乎抑端賜乎請以王先生之書印證之

萬曆乙卯夏五山陰後學張汝霖謹識
於傳習堂

龍谿王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語錄

天泉證道紀　冲元會紀

與梅純甫問答　聞講書院會語

維揚晤語　復陽堂會語

三山麗澤錄　擬峴臺會語

卷之二語錄

斗山會語　水西會約題詞

道山亭會語　滁陽會語

水西同志會籍　書休寧會約

書婺源同志會約　懷玉書院會語
松原晤語　宛陵會語
洪都同心會約　白鹿洞續講義
書進修會籍　建初山房會籍申約
福田山房會籍　桐川會約
約會同志疏

卷之三　語錄

宛陵觀復樓晤言　九龍紀誨
周潭汪子晤言　水西精舍會語
金波晤言　答南明汪子問

答中淮吳子問　書累語簡端錄

卷之四　語錄

過豐城答問　與三峯劉子問答

與獅泉劉子問答　答退齋林子問

東遊會語　留都會紀

答楚侗耿子問

卷之五　語錄

蓬萊會籍申約　竹堂會語

憑虛閣會語　慈湖精舍會語

穎濱書院會紀　天柱山房會語

書同心冊卷　雲門問答
萬松會紀
卷之六 語錄
致知議略　致知議辨
格物問答原旨　與存齋徐子問答
答五臺陸子問
卷之七 語錄
南遊會紀　華陽明倫堂會語
斗山書院會語　龍南山居會語
白雲山房問答　書九龍會籍

興浦菴會語

卷之八 語錄

大學首章解義　中庸首章解義
先天後天解義　河圖洛書解義
易與天地準一章大旨
艮止精一之旨　天根月窟說
性命合一說　孟子告子之學
致知難易解　意識解
三戒述　憤樂說
政學合一說　天心題壁

卷之九　書

答聶雙江二通
答鄒東郭一通
復劉獅泉一通
與魏水洲二通
與李原野一通
與吳學愚一通
與李克齋三通
與孟兩峰一通
答胡石川一通
與施益菴一通
答章介菴一通
答季彭山一通
與潘笠江一通
答萬履菴一通
與呂沃洲二通
與潘水簾一通
與陸平泉二通
與王南岷一通

與陶念齋二通　答趙尚莘四通
答茅治卿一通　與諸南明一通
與屠竹墟一通
卷之十 書
與李中麓一通　答羅念菴五通
與孫淮海一通　與耿楚侗三通
與馮緯川二通　答吳悟齋二通
與朱越崢一通　與李中溪一通
與馮南江一通　復顏冲宇一通
與沈鳳峰一通　答洪覺山一通

答毛瑞泉一通　答王鯉湖一通
與胡栢泉一通　與唐荊川二通
與譚二華二通

卷之十一　書

與趙麟陽一通　答李漸菴二通
與劉凝齋四通　與王敬所二通
與莫中江一通　與馮少洲一通
答孟會源一通　與汪周潭一通
與屠坪石一通　與萬合溪一通
與顧日岩一通　與張陽和五通

與朱金庭一通　與趙瀫陽三通
與李見亭一通　與王龍陽一通
與祝成吾一通　與林益軒一通
與羅近溪二通　與邵纓泉一通
答宗魯姪一通　與田竹山一通
答劉抑亭一通　與吳安節一通
與郜仰蘧一通　與顧海隅一通
與董弦齋一通　與王海南一通
與鄭石淵一通　與俞虛江一通
與戚南塘一通

卷之十二　書

與鄒頴泉一通　與曾見臺一通
與魏敬吾一通　與李見羅二通
與張含宇一通　與殷秋溟二通
與林介山一通　與吳中淮二通
答程方峰一通　與胡鹿崖一通
與周洞岩一通　與徐龍寰一通
與魯晝堂一通　與蕭全吾一通
與完璞會中諸友一通
與宛陵會中諸友一通

與貢玄略三通　與梅純甫三通
與周順之三通　與沈思畏二通
與丁惟寅一通　與杜惟誠一通
與焦仲明一通　與蕭以寧一通
與王濟甫一通　與沈伯南一通
與吳從本一通　與蕭來鳳一通
答沈宗文一通　與沈宗顏二通
與丁存吾一通　與鄧子和一通
與徐邦中王以中一通
與徐成身三通　與莫廷韓一通

答周居安一通　與張叔學四通

卷之十三　序

陽明先師年譜序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序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歷代史纂左編序　精選史記漢書序

歐陽南野文選序　鄒東廓先生續摘稿序

王瑤湖文集序　讀雲塢山人集序

國琛集序　山陰覈田平賦歲計序

晴川楊公生祠錄後序

起俗膚言後序　太平杜氏重修家譜序

太平杜氏族約序　書貞俗卷序

督撫經略序

贈宮保梅林胡公三錫篇

賀中丞新源江公武功告成序

贈憲伯太谷朱使君平寇序

賀郭將軍平寇序　中山晚稿序

贈南山黃君歸休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贈紹坪彭侯入覲序　送惺臺晏使君左遷序
贈葢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贈莊侯陽山入覲序
贈周見源赴黃州司理序
贈邑博諸元岡遷　荆王府教授序
送王仲時北行序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壽鄒東郭翁七十序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壽念菴羅丈松原晤語
壽平泉陸公從心篇　壽近谿羅侯五十序
壽東丘吳君七十序　贈前峰羅公壽言

友梅畢君八十序　西川朱君壽言
壽商明洲七十序　壽何母沈夫人七十序
章母楊太君八十壽篇
報恩臥佛寺德性住持序

卷之十五 雜著

先師畫像記後語　跋名賢遺墨漫語
跋徐存齋教言　私警錄後語
雲間樂聚冊後語　書耿子健冬遊記後語
書盧野永思卷後語　易測授張叔學
圖書先後天跋語　明儒經翼題辭

莘疇記跡題辭　法華大意題辭
華航卷題辭　調息法
自訟長語示兒輩　自訟問答
天心授受冊　盟心會約
冊付應吉兒收受　冊付光宅收受後語
冊付烔德收受後語　冊付丁賓收受後語
冊付養真收受後語　冊付夢秀收受後語
冊付雲鳳尚袞收受後語
趨庭漫語付應斌兒　北行訓語付應吉兒
遺言付應斌應吉兒　若贊

黄松軒像贊

卷之十六 雜著

陸五臺贈言　趙麟陽贈言

陳體時贈言　南譙別言

水西別言　梅純甫別言

周順之別言　沈思畏別言

魯江草堂別言　胡栗里別言

趙望雲別言　曾舜徵別言

遺徐紫崖語略　萬履菴漫語

別曾見臺漫語摘略　留別霓川漫語

贈韓天叙分教安成漫語
池陽漫語示丁惟寅　書先師過釣臺遺墨
書東郭達師門手書　書見羅卷兼贈思默
書顧海陽卷　書陳中閣卷
書查子警卷　書翟思道卷
卷之十七記說
凝道堂記　太極亭記
孝友堂記　重修白鹿書院記
三教堂記　紹興府名宦祠記
太平修建五事記　重修惠民橋記

太平杜氏義田記　不二齋說
悟說　學易說
藏密軒說　虛谷說
直說　思學說
拙齋說　漸菴說
念堂說　惺臺說
心泉說　德瑀說
變化說　世光以昭說
尚賢以德說　時學元習說
子榮惟仁說　同泰伯交說

守默汝成說　宜中夏生說

卷之十八　詩

五言律

山房早起用先師韻　晚登天目宿獅子巖
同友人遊琴谿　雨中遊三門用韻
泊呂亭驛　息柯亭
登五祖道場　太平宮詠眞洞紀事
一線天　謁包孝肅祠用韻
宿宛陵簡朱東源　永慶寺次荆川韻
天池坐雨遲念菴子　訪杜子楚隱二首

棲眞山館同順之諸友夜坐述懷簡劉洞嶽
題王鳳洲小祇園
會城南精舍和徐存齋少師韻二首
再賡存齋韻二首　贈儆菴封君
贈吳江尹宋陽山被召
贈天池立禪次韻　贈黃南山歸休
七言律
次韻答王生問學
月下用韻示諸生　再示諸生
再至水西用陸象山鵞湖韻四首

桐廬安樂書院與諸生論學次晦翁韻四首
早發於潛道中望天目
玉潭仙苑同史玉陽天卿吳周二司諫祝聖
　用韻　　　　山房夜坐用韻
玉陽君爲余結樓玉潭之右扁題龍谿游寓盖
　不忘買山招隱之意用韻述懷二首
同錢緒山馬孟河葛新寰蔡玄谷周洞菴遊玉
　陽山房別後漫簡一首
同蔡可泉中丞下北高峰赴孟兩峰夜讌
春暮登北固山用韻示諸友

登北固山用羅念菴韻時赴匡廬之約
葛城山亭阻雨友人楊維起出會用湘潭鮓定
　山集作供漫賦見情時赴南譙
曉發峴山述懷
九日呂調甫設席邀余偕南渠公登蕺山亭
同盛古泉戴混菴管南屏宿玉湖寺
雙峰塔院同趙大洲夜坐
雨中飲一覽亭次韻　雨中讌東谿府次前韻
黃陂謁二程夫子祠用韻
風雨宿八字腦曉霽移泊東岸次念菴韻

宿天遊次先師韻　宿武夷宮
五曲謁朱文公祠　再用前韻志感
秋杪偕唐荆川過釣臺登高峰追惟往跡有懷
蔡可泉短述　臥雲林用韻
春暮同趙麟陽徐龍川彭伯顒王吉甫過玉潭
遊寓龍川留題次韻
再過石湖草堂遲張石川用韻
宿洞庭東山次王守谿韻
宿飛雨樓同諸生晚眺次韻
梅林書院用韻　用黃久菴韻六首

次蔡玄谷遊玉潭韻
富春山房與桂明府話舊用韻
次鄒東郭雪中過水西韻
和王西野闓陽別業四首
和少師徐存齋韻四首
中秋玩月用呂南渠年兄韻
九日燕拱稷樓用南渠韻
呂庄觀魚用韻　西園流眄用韻
三望亭登高用韻
飲成省白試屐山亭放舟東池用韻

和南渠年兄出遊見示之作五首
賀南渠少傅衆樂園之作
用韻酬吳古壇　用韻酬王岩潭
用韻酬塗鍾江學博　酬史玉陽年兄
次韻贈周都峰
送江硯山任山東樂安王府教授
萬履菴偕其師荊川唐子南行余送之蘭谿用
荊川韻贈別　送唐荊川赴召
贈林肖逵　贈張石川二首
贈鄒玉峰都尉　寄謝仁峰

過石山訪焦仲明望台泉精舍漫作
訪胡屏山話舊
玄壇次韻留別鄒東郭
留別裘魯江用石雲韻
次勿齋官贊韻留別
歙江述懷寄別羅念菴
留別王汝敬
瑞洪晚泊避暑與王汝敬話別
留別硯山學博
別錢八山丈
別蔡玄谷
留別蔡白石年兄
賀史玉陽得子
遊閬仙洞
別史玉陽用韻

趙昴發黃觀雙忠祠用韻

贈梓谿管徵君六十雙壽

飲葉鎮山少微山庄　壽虞亭峰七十

壽王白溪七十　壽高望梅六十

壽史東潭六十　華補菴宅賞牡丹二首

洞庭山賦櫻桃

五言絕句

宿山岩　花源洞用韻

登西天目

陳同甫舟中燕集次卓小仙韻

七言絶句

和良知四詠
辛亥秋偕周順之江叔源訪月泉天池山中出
先師手書答良知二偈撫今懷昔相對黯然
疊韻四絶聊識感遇之意云
經玉立亭　禮五祖次韻
四祖祠同趙大洲夜坐次呂巾石韻四首
遊東林寺次韻簡彭澤令朱東武四首
廬山次先師韻二首
五曲謁紫陽書院　天遊次馬師山韻二首

晚坐萬峰亭　　文湖樓中感懷
經三教峰　　遊石堂菴次白玉蟾韻
西津白雲寺留別諸生
壽王白谿七十
送春二絕簡沈思畏時謝政歸
出山劉南塘學諭偕兩司訓留讌於浴沂亭口
占二絕
盧城留别諸友用巾石韻
贈竹丘用韻二首　　答石鼓峰
復久菴紀夢韻十首

次久菴中秋洗心亭玩月韻三首
八山居士閉關雲門之麓玉芝上人往叩以偈
相酬答時偕浮峰子叔學訪上人於龍南山
居語次出以相示即席口占數語呈八山與
玉芝參之
秋日登釣臺次先師韻二首
南譙書院與諸生論學感懷次巾石韻
次白石年兄青原論學韻
讀淵明詩惕然有警於心因取惜陰名其齋用
陶韻酬同志諸公

疊嶂樓月下陪初泉劉侯讌集
詠慈懿篇　贈天池山中法侶
復初書院會集同志次東郭丈原韻二首
七言古詩
用韻壽王一山　再用韻論學一首
襲封行并引
卷之十九祭文
祀陽明先師文　祭聶雙江文
祭鄒東郭文　祭戚南玄文
祭唐荊川文　祭羅念菴文

祭季彭山文　祭岳父張菱塘文

祭何沅溪文　祭張內山文

祭韓近溪文　祭陳北澗文

祭貢玄略文　祭陸與中文

祭胡東洲文　祭朱母安人文

卷之二十　狀誌表傳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特　詔進階朝列大夫致仕緒山錢君行狀

驃騎將軍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勑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鹿園萬公行

狀

誥封何母沈夫人行狀
刑科都給事中南玄戚君墓誌銘
眞定府同知松泉胡公墓誌銘
項城縣知縣補之戚君墓誌銘
竹莊處士朱公安人徐氏合葬墓誌銘
池州丁栢軒雙墓誌銘
梅嶺周君墓誌銘
六安州同知蜀南諸君墓誌銘
壽官松軒墓誌銘

沈母崔孺人墓誌
王節婦鄭氏墓誌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在菴王公墓表
半洲劉公墓表
鄉貢士陸與中傳略
周生可學小傳
丁母慈節傳
亡室純懿安人張氏哀辭

卷之二十一

大象義述

卷之二十二
徐存齋公撰先生傳
趙麟陽公撰先生墓誌銘
張陽和公吊先生文

龍谿先生全集目録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一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語録

天泉證道紀

陽明夫子之學以良知爲宗每與門人論學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錢子謂此是師門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

刘賢

先生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性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

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子謂若是是壞師門敎法非善學也先生謂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夫子將有兩廣之行錢子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夫子晩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敎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敎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敎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

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著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

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證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

冲元會紀

己酉仲秋先生偕緒山錢子攜浙嶽諸友赴會冲元合凡百餘人相與紬繹參互紀其語於左云

先生曰自先師提出本體工夫人人皆能談本體說工夫其實本體工夫須有辨自聖人分上說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學者分上說須用致知的工夫以復其本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致也世之議者或以致良知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

先師嘗謂人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戒慎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便生障礙不覩不聞

若非工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蓋工夫不離本體本
體卽是工夫非有二也
今人講學以神理爲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
飲食聲色財貨爲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
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是
口說縱令宛轉歸已亦只是比擬卜度與本來性命
生機了無相干終成俗學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
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
不汙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
精的學問精精粗粗其機甚微非眞實用工之人不

易辨也

吾人今日講學未免說話太多亦是不得已只因吾人許多習聞舊見纏繞只得與剖析分疏譬諸樹木被藤蔓牽纏若非剪截解脫本根生意終不條達但恐吾人又在言語上承接過去翻滋見解爲病更甚須知默成而信孔門惟顏子爲善學吾人旣要學顏子須識病痛斬除得淨不然只是騰口說與本根生意原無交涉也

朋友中有守一念靈明處認爲戒懼工夫纔涉言語應接所守工夫便覺散緩此是分了內外一念靈明

無內外無方所戒慎恐懼亦無內外無方所識得本體原是變動不居不可以爲典要雖終日變化云爲莫非本體之周流自無此病矣

吾人學問自已從入處便是感動人樣子從言語入者感動人處至言語而止從意想入者感動人處至意想而止從解悟入者感動人處至解悟而止若能離此數者默默從生機而入感動人處方是日新以機觸機默相授受方無止法此顏子所以如愚而未見其止也

吾人今日講學先要一切世情淡得下此是吾人立

定脚根第一義中庸結末開口說個淡字正是對病藥方淡原是心之本體有何可厭惟心體上淡得下便無許多醲釅勞攘便自明白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立心爲己便是達天德根基若起頭淸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件好題目做與孔門闇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與梅純甫問答

純甫梅子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古今人品之不同如九牛毛孔子不得中行而思及於狂又思及於

狷若鄉愿則惡絕之甚則以爲德之賊何啻九牛毛
而巳乎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
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廻護亦
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卽爲中行矣
狷者雖能謹守未辦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
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
不狂不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
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汙不與世間立異
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處

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譬如紫色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更覺光彩艶麗苟非心靈開霽天聰明之盡者無以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内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學術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

爲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所幸吾人學取聖人轂套尚有未全未至做成眞鄉愿猶有可救可變之機苟能自返一念知恥卽可以入於狷一念知克卽可以入於狂一念隨時卽可以入於中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而安於其所惡者不安於其所思者亦獨何心哉

聞講書院會語

嘉靖甲寅春先生赴江右之約秋入武夷歷鵞湖返棹廣信郡中有聞講書院之會吉陽何子請先生往涖之會約首揭陽明夫子立志說拔本塞源一體論

以示學的每會輪一人講四書一篇以爲參互體究之資時講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章講畢諸生起問曰遠邇難易之旨究竟何如諸生將緣此以精所學期實體諸身心非徒誦說而已也先生曰講議中云性外無道道外無事兩言大畧得之其遠邇難易之說尚爲舉業舊見所纏更須商量耳夫道與事皆原於性良知良能不學不慮天之性也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取諸在我不假外求性外無學性外無治平天下者徵諸此而已但聖學不明世人多務好奇慕外反忽近而求諸遠忽易

而求諸難不從眞性上照察理會終日經營於身心之外貪多務博談王說伯擬古酌今與凡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無不欲窮搜而極探之以爲所學在是矣夫遠近難易何莫非道何莫非事何莫非性分之所該然道有本末事有終始爲之須有次第未有本固而末不茂者未有始得而終不貫者故曰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天下之事圖難於其易

吉陽子曰今日之學只須兩言決之凡求之身心之內卽是近卽是易凡求之身心之外卽是遠卽是難

先生曰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本諸一念之微徵諸愛

敬而達諸天下乃千古經綸之靈樞諸君果信得良知及時只從一念上理會照察安本末之分循始終之則從心悟入從身發明更不從前種種向外尋求篤其近而遠自舉守其易而難自乘王伯之畧古今之宜天地鬼神之奥皆舉之矣天樞之運不息而未嘗離垣靈樞之運亦不息而未嘗離位此究竟之義也諸生請問立志一體之説先生曰此亦無二義良知時時做得主宰便是志所謂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舍此更無立志之法靈氣時時貫徹周流便是仁所謂痾癢疾痛感觸神應舍此更無求仁之方昔者

象山晦庵鵞湖之會以知親知愛發明千聖傳心之法涓流拳石即所謂近且易滄溟泰華即所謂遠且難眞僞之幾辨諸一念無假於外也鵞湖之會在辨眞僞今日之會在辨内外内外辨則眞僞之幾決矣

維揚晤語

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往會時巳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良知還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敎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

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眞
良知未免攙和荆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
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禀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
發揮自己方畧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
非眞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
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
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
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眞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
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
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眞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

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眞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巳靈根巳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眞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眞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巳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眞良知也若是眞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此〻子攙入譬之明鏡當

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已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眞實受用也荆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

復陽堂會語

或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何謂也先生曰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詞藝術一切可循之業皆所謂文也仁者與物同體烱然油然生生不容已之機所謂仁也孔門之學惟務求仁辨志敬業親師取友無非保合充養以復其生生之機言語所以立誠威儀

所以定命稽訓所以畜德游藝所以博趣無往而非
學則亦無往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於輔仁則
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或曰仁道夫子所罕言學貴有漸水進木升始無凌
節之患其在今日莫先於開發恥心有恥始能懲往
事而興善端所謂知恥近乎勇力行以求之近仁之
方也先生曰然哉恥之於人大矣有所不爲不欲者
良知也無爲無欲者致知也是能充其羞惡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知此則人心可正風
俗可變而治化可成今日之會始不爲虛會友輔仁

之要莫切於此辨志敬業取諸此而已此尤吾人對病之至藥也

三山麗澤錄

遵巖王子曰仲尼終歲周流隨地講習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丈人漁父之屬皆有意焉故光輝所及在鄉滿鄉在國滿國先生之出遊亦似之先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非斯人而誰與此原是孔門家法吾人不論出處潛見取友求益原是吾人分內事予豈敢望古人之光輝傲然以教人傳道爲事取友求益竊有志焉若夫人之信

否與此學之明與不明則存乎所遇非人所能強也至於閉門踰垣踽踽然潔身獨行自以爲高則又非予之初心

遵巖子曰學不厭誨不倦敎學相長也先生曰然吾人之學原與物同體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成巳卽所以成物只是一事非但相長而巳也孔子有云默而識之此是千古學脉虞庭謂之道心之微學而非默則涉於聲臭誨人非默則墮於言詮故曰何有於我哉非自謙之辭乃眞語也若於此悟得及始可與語聖學

遵巖子曰千古聖賢之學只一知字盡之大學誠正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致知中庸誠身以悅親信友獲上治民只在明善明善即致知也雙江云格物無功夫吾有取焉先生曰此正毫釐之辨若謂格物有功夫何以曰盡於致知若謂格物無功夫何以曰在於格物物是天下國家之實事由良知感應而始有致知在格物猶云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上致之云爾知外無物物外無知知離了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更無明善用力處亦非外了明善另有獲上治民悅親信友之功也以意逆之可不言而喻

矣

先生謂遵巖子曰正心先天之學也誠意後天之學也遵巖子曰必以先天後天分心與意者何也先生曰吾人一切世情嗜慾皆從意生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不善若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一切世情嗜慾自無所容致知功夫自然易簡省力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慾之雜纔落牽纏便費斬截致知工夫轉覺繁難欲復先天心體便有許多費力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先天易簡之

學原憲克伐怨慾不行便是後天繁難之學不可不辨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吾人學問未能一了百當只是信心不及終日意象紛紛頭出頭沒有何了期吾人且道如何是心如何是信得及心無所用則爲死灰不能經世纔欲用時便起煩擾用不用之間何處着力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變化云爲往來不窮而明體未嘗有動方不涉意象方爲善用其心有諸巳始謂之信非解悟所及也

遵巖子問曰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

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此意何如先生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藉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主於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若日日應感時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況欲根潛藏非對境則不易發如金體被銅鉛混雜非遇烈火則不易銷若以見在感應不得力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獨修獨行如方外人則可大

修行人於塵勞煩惱中作道場吾人若欲承接堯舜
姬孔學脉不得如此討便宜也
遵巖子曰孔子六十而耳順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
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謂也先生曰目以精用
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
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觀順逆相對孔子
五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
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簡擇故謂
之耳順此等處更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
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忘順逆

遵巖子居鄉遇拂逆事時有悄然不豫之色甚至有
怫然不平之氣方信以爲同好惡公是非以問於先
生先生徐應之曰子甚麽聰明何未之早達也吾人
處世豈能事事平滿無不足之嘆所貴於隨緣順應
處之有道耳禪家謂之缺陷世界違順好醜皆作意
安只見在不平滿處便是了心之法方是當地洒然
超脫受用纔有悄然佛然之意等待平滿時方稱心
吾之所自失者多矣況人無皆非之理惟在反己自
修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孔門家法故曰下學上
達知我其天此便是古人自信之學忘好惡方能同

好惡忘是非方能公是非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計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順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遠齋子曰諸公每日相集講學固好予却謂不在講學只身體力行實落做將去便是先生曰然若是眞行路人遇三叉路口便有疑有疑不得不問不得不講惟坐謀所適始無所疑始不消講若徒務口講而不務力行則有所不可耳

蒙泉祁子請聞過先生曰此是不自滿之心安節自

守每事從簡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士民日受和平之福只此便是寡過之道要人說過不如自已見過之明苟有無心之失不妨隨時省改令人憚於改過非但畏難亦是體面放不下勘破此關終日應酬可以洒然無累矣

遵巖子曰荆川隨處費盡精神可謂潑撒然自跳上蒲團便如木偶相似收攝保聚可無滲漏子則不能及先生曰此事非可强爲須得其機要有制煉魂魄之功始得伏藏始無滲漏荆川自謂得其機要能煉虛空亦曾死心入定固是小得手處然於致良知功

夫終隔一塵蓋吾儒致知以神爲主養生家以氣爲主戒愼恐懼是存神功夫神住則氣自住當下還虛便是無爲作用以氣爲主是從氣機動處理會氣結神凝神氣含育終是有爲之法

楓潭萬子問曰古人通晝夜之道而知何謂也先生曰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間欲念慌惚或至牿亡夜間雜氣紛擾或至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萬物不相涉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

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謂彌綸天地之道是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楓潭子喟然曰如此方是通乎晝夜之實學非徒談說理道而已也

遵巖子問先師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先生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燕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

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神與先天淸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楓潭子問乾之用九何謂也先生曰用九是和而不倡之義若曰陽剛不可爲物先則乾非全德矣吾人之學切忌起爐作竈惟知和而不倡故能時乘御天應機而動故曰乃見天則吾人有凶有咎只是倡了孔子退藏於密得用九之義又云首出庶物何謂也曰乾體剛而用柔坤體柔而用剛首出者剛之體無

首者柔之用用柔即乾之坤用六永貞即坤之乾乾坤合德也

遵巖子曰區區於道實未有見向因先生將幾句精語蘊習在心隨處引觸得個入處只成見解實未有得先生曰此是不可及處他人便把此作實際受用到底只成弄精魂從言而入非自己證悟須打破自己無盡寶藏方能獨往獨來左右逢源不傍人門戶不落知解只從良知上朴實致將去不以意識攙和其閒久久自當有得不在欲速强探也

先生謂遵巖子曰子家居十餘年行履何如於此件

事體究何如遵巖子曰此生之志不敢自負於知已終是世情牽繞割截不斷日逐體究不無少見終落知解不能覿體光明透脫先生曰此是吾人通病然此亦是一病兩痛惟其世情牽繞不斷所以未免包裹影響不能直達光透所以世情愈覺纏繞周羅古云但去凡心別無聖解若此一眞當下自反即得本心良知自瞞不過世情自假借不去所謂赤日當空羣晦自滅吾人此生只此一件事更有何事攙搭得來

遵巖子問曰學術不出於孔氏之宗宗失其統而爲

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若夫老氏之學則固吾儒之宗派或失於矯則有之非可以異端論也先生曰異端之說見於孔氏之書當時佛氏未入中國其於老氏尚往問禮而有猶龍之嘆莊子宗老而任狂非可以異端名也吾儒之學自有異端至於佛氏之家遺棄物理究心虛寂始失於誕然今日所病却不在此惟在俗耳世之儒者不此之病顧切切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已良知者千聖之絕學道德性命之靈樞也致知之學原本虛寂而未嘗離於倫物之感應外者有節而內者不誘則固聖學之宗也何偏

之足病故曰致知在格物言格物所以致吾之知也吾儒與二氏毫釐之辨正在於此惟其狥於物感之迹揣模假借不本於良知以求自得始不免於俗學之支離不可不察也

或問莊子之學先生曰莊子已見大意擬諸孔門庶幾開點之儔東坡論莊子推尊孔子之意雖是筆端善於斡旋亦是莊子心事本來如此其曰不知以養其所知及木鷄承蜩諸喻即孔子無知如愚之旨但寓言十九似涉狂誕世人疑以爲詭眞痴人前說夢也

友人問佛氏雖不免有偏然論心性甚精妙乃是形而上一截理吾人叙正人倫未免連形而下發揮然心性之學沉埋既久一時難爲超脱借路悟入未必非此學之助先生曰此說似是而實非本無上下兩截之分吾儒未嘗不說虚不說寂不說微不說密此是千聖相傳之秘藏從此悟入乃是範圍三教之宗自聖學不明後儒反將千聖精義讓與佛氏纔涉空寂便以爲異學不肯承當不知佛氏所說本是吾儒大路反欲借路而入亦可哀也夫仙佛二氏皆是出世之學佛氏雖後世始入中國唐虞之時所謂巢許

之流卽其宗泒唐虞之時聖學明巢許在山中如木石一般任其自生自化乃是堯舜一體中所養之物蓋世間自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雖堯舜亦不以相强只因聖學不明漢之儒者强說道理泥於刑名格式執爲典要失其變動周流之性體反被二氏點檢訾議敢於主張做大吾儒不悟本來自有家當反甘心讓之尤可哀也已先師嘗有屋舍三間之喻唐虞之時此三間屋舍原是本有家當巢許輩皆其守舍之人及至後世聖學做主不起僅守其中一間將左右兩間甘心讓與二氏及吾儒之學日衰二

氏之學日熾甘心自謂不如反欲假借存活洎其後
來連其中一間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反將從而
歸依之漸至失其家業而不自覺吾儒今日之事何
以異此間有豪傑之士不忍甘心於自失欲行主張
正學以排斥二氏爲已任不能探本入微務於內修
徒欲號召名義以氣魄勝之祗足以增二氏檢議耳
先師良知之學乃三教之靈樞於此悟入不以一毫
知識參乎其間彼將帖然歸化所謂經正而邪慝自
無非可以口舌爭也

撫州擬峴臺會語

壬戌仲冬先生自洪都趨撫州元山曾子石井傅子偕所陳子率南華諸同志扳蒞擬峴臺之會諸生執簡以請曰撫爲吾象山先生首善之地自信本心以先立其大爲宗逮朱陸同異之議起晦且數百年及陽明先師爲之表章陸學始顯於世茲遺言具在請發師門未竟之意以示大同而顯宗說俾吾黨知所歸向惠孰大焉先生曰諾遂條次其語答之

象山先生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

子之精藴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
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
竟不復傳也

先生曰師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
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
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
可守顏子則是由乎不啟之扃達乎無轍之境固乎
無縢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
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堅可着無前後可據欲
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道在心傳是謂先天之學纔涉意見即屬後天道不屬見見不能及著見即非道

利欲溺人如腐索纏縛易於解脫意見如五色線方以爲寶解之甚難非志於道一毫無所藉於外者未易以語此也

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已之志

有切已之志自不暇閒圖度閒議論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已

自反改過遷善

象山之學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此世人槩以
禪學目之非惟不知象山亦不知禪矣

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
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此是象山見得
大處千古聖學只有個尊德性問學正是尊之之功
外德性別有問學卽是泛問卽是異學

世有議象山者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
倆象山聞之曰誠然

世有議先師者除了致良知一句更無伎倆先師嘆曰我原只有這些伎倆

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夫象山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

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要各護門戶此猶鄙陋

學原為了自巳性命默默自修自證纔有立門戶護門戶之見便是格套起念便非為巳之實學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

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了
學者須識得與點之意方是孔門學脉方爲有悟不
然只成擔死版伊川平生剛毅力扶世教以師道爲
已任明道自以爲有所不及不知明道乃是巽言以
教之惜乎伊川未之悟也學問到執巳自是處雖以
明道爲兄亦無如之何況朋友乎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
祖龍焚書道脉未嘗壞至漢將聖門道學著爲典要
變動周流之旨遂不復見於世是謂迹似情非所以
大壞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力耳

識人病痛極難譬之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量人元氣虛實病情標本以為攻補先後淺深方為妙手此所謂扶持之力也

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纔有勝心即非謙受之益總使博學多聞進退古今表裏人物徒增勝心耳

或問先生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凡有虛見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托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學者須自不落意見方能勘破人意見不然只成泥裡洗土塊彼此皆無淸脫處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敎淺深輕重

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踐履未能純一習氣未消纔警策便與天地相似非悟入者不能先師亦云如舟之有柁一提便醒學者須得欛柄入手方有主腦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曾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羸得大不惺惺去

知利名如錦覆陷穽此猶是利害上起對算學者須

務實勝義以爲質自無所貪方是惺惺漢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韓退之倒做了蓋欲因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道在人心六經吾心註脚雖經祖龍之火吾心之全經未嘗亡也韓歐欲因文而學道是倒做了要初頭免得俗須是知學不然聰明如韓歐亦不免於俗聰明固不足恃也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孟子論性亦不能離氣質蓋性是心之生理離了氣質即無性可名天地之性乃氣質之精華豈可與氣質之性相對而言韓子因文見道出於料想實未嘗知性也

子夏之學傳之後世猶有害

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謂之儒者不是爲人爲利篤信謹守依彷末節細行以自律必信必果硜硜然是個小家伎倆所以謂之小人儒孔門專務求仁仁者與物同體小人儒即非同體之學所以傳之後世猶有害不可不察也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人心如天樞之運一日一周天緊不得些子慢不得些子緊便是助慢便是忘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緊不慢密符天度以無心而成化理學之的也

伊川解頻復厲過在失不在復極是有失斯有復聖人無復以未嘗有失也復爲卦名六爻皆是求復之義初爻不遠而復復之善者也二比於初以下仁故爲休復三不能仁守故爲頻復四應於初不泥於陰故爲獨復五當位得中故爲敦復上

六本欲求復而失其所主是爲迷復故曰反君道也若曰迷而不復則非名卦之義矣

學者規模多係於見聞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此是故所習不可不謹

習氣爲害最重一鄉之善不能友一國一國之善不能友天下天下之善不能友上古習氣爲之限也處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故學者以煎銷習氣爲急務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吾人時時能對越上帝無閒漫之時然後可以無藉

於書書雖是糟粕然千古聖賢心事賴之以傳何病於觀但泥於書而不得於心是爲法華所轉與游談無根之病其間不能以寸不可不察也

古人統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禮義利害原非兩事趨吉避凶趨利避害聖賢未嘗有異於人但古人所論利害與後世不同後世殺身舍生成仁取義順而行之亦以爲利也故曰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夫子没老氏之說出至漢其術益行曹參避堂舍

葢公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及入相一遵何之約束漢家之治血脉在此文帝亦因黃老之術見賈誼論治體欲興禮樂便以爲多事宣帝以下事尚綜核漸至煩擾其後寖成廢墜不振并老氏之旨而失之勢使然也

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也

有學者請問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象山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不是泛然答學者貴切問若不以見在所見所疑請問皆非爲巳

求益之道只成閒圖度耳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一念不謹無窮之憂纔放出路便是自恕便是姑待便非克巳之勇此吾人之通病不可不猛省也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文中幾於聖學惜乎早死非子雲所能及也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論語一書多出於有子曾子門人之手微言隱義間有存者至如鄉黨一篇只記得孔子皮膚影象若是

傳神手筆絕塵而奔非步步趨趨所能及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道義由師友有之執己見是無師承恣情欲是無嚴憚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答云商鞅是脚踏實地亦不問王伯立

定規模只要事成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地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

介甫人品清高一切勢利撼他不動只是不知學所以執已愈堅害天下尤大

存養是主人點檢是奴僕學問得主百體自然聽命如主人在堂奴僕自然不敢放縱若只以點檢爲事到底只成東滅西生非存養本然之功也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須舍得性命無些子可凑泊處方是刀鋸鼎鑊工夫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
骨董朋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外卽非
也
道如玄酒天下之至味存焉有滋味便是欲人不好
淡却只好鬧熱一切逐外有精神可逞皆鬧熱心也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爲
證爲靠
只是咽喉下不肯着此一刀捨不得性命所以牽引
文義容他出路若當下捨得不爲姑容便是入微功
夫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欲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算穩之人似狷勇往之人似狂算穩底少過自謂可以安頓此身未嘗有必爲聖之志須激勵他始肯發心不然只成鄉黨自好者而已所以難救勇往底雖名過却有爲聖之志若肯克念愼修便可幾於中行孔子思狂不得已而次及於狷亦此意也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見得良知自無四者之病良知自有天則縱恣不肯爲只是違了天則良知不學不慮爲之在我何畏之有良知卽是入聖之路求則得之非有待於外也知與未知良知瞞不得些子未知而自謂能知是自欺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

夫子曰知德者鮮矣皐陶言亦行有九德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畢竟是末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使人詐僞

德不可以僞爲若論事小人有才者皆能辦觀人者不於其德徒在事上繩檢是舍本而逐末也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
　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
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留些子盡與蕩滌
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今人類以快活爲學不知快活從辛苦中來根基始
實始不涉虛見古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
鼻香此言可以喻道纔有厭心便是廢學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人心無事時有開有塞乃是氣機相乗徐以待之自復若有故而塞卽是習氣世情忽來塡障要須追尋來歷徹底掃蕩方得開霽不然習縁愈積情境愈熟暗中埋沒卒難廓淸不可不早覺而亟反也

老衰而後佛入

儒衰而後老入老氏見周末文勝故專就此處攻破儒術以申其說老氏類楊佛氏類墨逃墨而歸於楊逃楊而歸於儒其反正之漸如此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

聖賢遇事無大小皆以全體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方是彀率康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須知三盃酒亦却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却用征誅精神方是全力

一友方侍坐象山遽起亦起象山曰還用安排否此即是良知無思無爲自然之神應學者於此識取便是入聖血脉路

一友侍坐無所問象山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嘉

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象山曰此理已顯也友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

識此便是仁體此是聖學之胚胎存此不息便是聖功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亦此意然此理不必專在瞑坐始顯日用應感時時存得此體便是此理顯處便是仁體充塞流行象山因此友於瞑坐中有得故指此以示之在人善學而已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書也

皐陶兢業萬幾以代天工洪範敬用五事以建皇極
呂刑敬忌以作元命皆傳道之書
象山曰吾講學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鵠突來
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所求在新奇玄妙於平安本色近裏之言便不耐聽
此利心也近來學者其病多坐在此
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
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伏羲之時未有堯之
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
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

之際尚可考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堯舜之智而不徧物若其標末雖古之聖人不能盡知也王澤既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而爲機變之巧者又爲魑魅魍魎其間後世恥一物之不知亦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孔子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生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至宋始復有師學道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以聽是乃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虛心矣所以導之者非其道則師之罪也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

從巳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繆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

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敎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以解學者惑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爲道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巳優游則不滯物

爲學但當實致其良知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

潤日著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者矣若固滞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巳滞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方寸自亂自蹶其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不可不愼也

或問象山學從何受象山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象山自信本心終身受用在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公案雖因言而入所自得者多矣其論格物知在先行在後未離舊見以爲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

知識始得先師所謂議論開闔時有異者皆此類也
葢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因誦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曰此只說得象山自家所
見須知涓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
機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至不由積累而成者也非
深悟無極之旨未足以語此

永

無異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一終